

山谷全集 内集

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81
冊數	36 (6)
函號	圖 119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六

黃庭堅曾真

序三十五首

洪氏四甥字序

晁氏四子字序

陳氏五子字序

訓四從子字序

陳師道字序

文安國字序

趙安時字序

國經字序

張光祖光嗣字序

周氏字序

楊傑字序

訓都氏三子名字序

錢培字序

唐節字序

田益字序

黃育字序

羅中彥字序

侍其鑑字序

元勳字序

宗室子颯子沈字序

胡宗元詩集序

畢憲父詩集序

王定國文集序

小山集序

陳公廩說病詩序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道臻師畫墨竹序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雲居祐禪師語錄序

大滄詰禪師語錄序

翠巖悅禪師語錄後序

福州西禪暹老語錄序

李大耕大獵字序

宋完字序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洪氏四甥字序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翊炎羽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黃庭堅為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

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朋之字
曰龜父飛黃驟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
苗蹇騾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
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
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温
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
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
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好高之
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
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
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
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

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
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晁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與
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頤自求口實
內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
舜何人哉故字端頤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
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可知臨者可以端
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
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袞袞萬物
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况物不
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

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志於海也蚤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邪君子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序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宜又以智仁禮信義媿夫而字之豫章黃庭堅曰君子之名子也以德命為義於此合矣故為具其說易大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智之德也欲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人有不願

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仁此者也宜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同歸於成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於內視反聽克己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

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為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欲求深則去本遠用意過當則善失真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涯之知智之敬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兄離母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子所以疊疊焉為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訓四從子字序

榘柎豫章之樸斲珣以為器其本質美維匠之師字元明之息樸曰匠師一人基德三人受祿常棣秀於同枝燕兄弟之思字覺民之息棣曰思燕狂狷可以語極與仁同質其歸無咎近天子之光字天民之息極曰無咎札去千乘之國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字知命之息札曰季子

陳師道字序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已我琢為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無師道則是我其師道者印水而為波高明

一路入自聖門觀已無已而我尚何存人以萬物寂寥
法窟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竅是謂要妙噫來
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萬世未有困於母
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晝文章滿脰士之號
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為牖不病其傾維
有德者能之病其傾
一作傾

文安 國字序

恒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
雨將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
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蓋嘗與言其本雖物不
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刀是螳螂用其才者也
事是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

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家疲於世故之追昏而反於
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受命矣
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為當然吾欲莊
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蒺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
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
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女巧組繡雖若雲
漢眾雌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
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
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馳以此嚮道六通四闕而安樂
以天下為無吟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
云予室翹翹予尾儵儵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
不徹隨流而善堙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

動入吾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与造物者游此其於禮義君臣之際卓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曹何足与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貸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殞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木於濠上之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

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柙干越之劍而不試游發矟之刃而不見全牛弃智於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涔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澡雪於塵滓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蠶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序

余弟安世之子壻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於義無所發明為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天玄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古者為至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

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之十九經九緯九塗九軌蓋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以為經義理以為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張光祖光嗣字序

張公載之二孫其仲曰光祖其季曰光嗣皆好文學其季與山谷游事賢而友仁可好也其仲因季而與山谷通書而問字於山谷山谷曰古者公子公孫能世其家者以王父字為氏今公載之二孫皆賢故以其王父字別之字光祖曰載熙字光嗣曰載暉又為之彰其說古之人以為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在於它在於加之意而已

夫其行義可以追配前人光祖之謂也其功烈可以遺其子孫光嗣之謂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亦光也明耳夫能廣其光明惟學而已易曰君子之光有暉吉夫克實而無憾則其光有暉矣改字之如此念祖不憚則責之學道後無暉則責之行子以強學力行責二子也

周渤字序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能無不容唯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德人之事業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坳堂之上覆杯水焉置杯則膠矣未嘗鈎致已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無它焉盡已之學而已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

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
量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為之師
宗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
情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
家皆責贏焉彼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立而無私天下
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
有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
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
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
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宮
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
兵強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又可印
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
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
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郭英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屋斐而英發請
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為基而
功不已增臺崇成忠信者事之基也有忠信以為基而
濟之以好問強學何所不至執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故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
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王亦疑聘陶朱公而問焉朱
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朱

公對曰其一則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
哉賞疑則從予罰疑則從去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
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曰仁
人之安宅也故名曰屋字以宅父日月之行微矣積而
成萬年于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欲平太行
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謁之於帝帝為遷之於朔
東雍南夫不已者神所畏也淮南子曰浮空一莖體具
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成山故名曰
莖字以山父又祝之曰咨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
奄觀百堵咨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為宅安往不屋咨
爾山父一塵為初學而不已泰華為徒惟爾英發務殖
三德爾子似之不稼何穡厲夜生子求火燭之恐其以

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序

歷陽錢摠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泰
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
初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蓋取天之生物必因
其材而篤焉哉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
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
深根固蒂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
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
深其雨露實方實阜實堅實好以見其有秋也螽斯詵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
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于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

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茂也達其疊疊焉果能此道矣
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唐節字序

唐節字守之曹公子臧曰聖達節其次守節其下不失
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當公子負芻之時諸侯欲去負
芻而立子臧子臧曰為君非吾節也夫而奔宋既定曹
君也日宋復歸於曹盡致其邑而野處作人若子臧可
以無憾矣

田益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
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
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謬誠得直士與居彼
且不貸吾子之過勿磋琢磨成子金石使子日知不足
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
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
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
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為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
觀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田七世以上失其
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
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為名唯渥求

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
歿以諡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
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達以配育
名則宜夫草木之茂豐實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
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
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
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
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而
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
苗也達於染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
於大地之大蓋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
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
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
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

羅中彥字序

延平羅中彥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教
之黃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
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憤憤我無事焉
叩之即與爲賓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
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
無微以其爲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
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爲莫耶其成果莫耶矣人也
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聞道化工

於我何有焉鑪錘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侍其鑑字序

侍其純夫之孫曰鑑骨秀而氣清應對機警純夫謂涪翁曰此孫老夫婦甚愛之幸爲我與之字它日使知學問涪翁字之曰彌明而說之曰物材美火齊得然後成鑑鑑明則塵垢不止明雖鑑之本性不以藥石磨礱則不能見其面目矣况於下照重淵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學者之心似鑑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鑑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下之友則彌明矣

元勛字序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執一作其宗盟不著大儒之效生子嗜學毅有彬鶴游干鷺昂昂不羣乃翁祝之曰其受命于先君子闢楊墨以昌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太史氏曰懷道者不爭羸寶若龜玉進道者不觀歲行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達自智而教不能則不達故三釁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啓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暖姝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之今則謝之矣請誦斯言歿而後已

宗室子沆字序

宗室子沆字沆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沆者風與水相遭不期於文而成文者也君子之文若是故字子沆曰長文沆者天地清明之氣及物而成澤者也君子之澤若是故字子沆曰彥澤長文彥澤故東平侯景珙之子景珙學問琢磨能下師友雖風旨動於眉宇左右趨之而折節由禮類臞儒寒士視其富貴無以自多知尊於萬物者在此不在彼也長文彥澤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之美故因字而告之尚其能似之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竒寔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名絲竹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怨一作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宵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

窮於立堅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于國亂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其得民所去民思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沒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詩若干篇以示豫章黃庭堅且曰為我序其尤後之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乃盡得其所謂因以郡縣為類少壯耆艾為次秩序為三卷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此公自以為不逮其意故不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房陵奉簿領上府比它吏屢得燕見聽說條理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耳鳴之占劾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不歎也今觀公詩如聞荅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道非博極羣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蘊崇不為人知庭堅既作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問如此載之家集

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
與游盡夫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
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
珎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
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
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
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
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
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運返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
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
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之王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
里矣恐觀者以為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

故為序見之定國名鞏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孫
八月壬辰序

小山集序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予也磊隗權奇踈於顧忌文章翰
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
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
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繁
跼敦窄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八面也乃獨嬉
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
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
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愠而
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

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
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
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
為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
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
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
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
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
近知酒之娛苦節之困晚悟樂之樂鼓之舞之使
官安耽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

陳公廩說病詩

熙寧丁巳五月河北路轉運副使尚書金曹陳公知
公廩出按部大河左並海而還衝暑飲冷愛護小失宜
而得赤目疾其初可以調御膳飲時節起居而無疾也
創之欲蚤愈故中更兩醫而例無善狀其治劑皆大寒
蒙翳左目幾廢司明之官而已迺寤盡逐諸醫屏去湯
熨之齊還藥其本蓋十數日而後平因說身疾為人破
迷列為十章邪經旁行至於大道司南既正四方晏然
歷階升堂親履實地不立正位寂寥無依此所謂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形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也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
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俠鬪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

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
房不出戶而所欲得入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
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
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
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
不貫穿其簡策絲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字術淺
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譁每用
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
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者之宜珍膳美
饈時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已也未
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
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
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
不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
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
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
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
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書則
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
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道臻師畫墨竹序

墨竹出於近世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超其師
楊惠之於山川崖谷遠近形勢虎豹蛇龍至於蟲蛾草
木之四時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之神物軍陳戰鬪

斬馘犇北之象運筆作券不加丹青已極形似故世之
精識博物之士多藏吳生墨本至俗子乃銜丹青耳意
墨竹之師近出於此往時天章閣待制燕肅始作生竹
超然免於流俗近世集賢校理文同遂能極其變態其
筆墨之運疑鬼神也韓退之論張長史喜草書不治它
技所遇於世存亡得喪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發於書
所觀於物千變萬化可喜可愕必寓於書故張之書不
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與可之於竹殆猶張之
於書也嘉州石洞講師道臻刻意尚行欲自振於溷濁
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繁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何
也夫吳生之超其師得之於心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
不治它技用智不分也故能入於神夫心能不牽於外
物則其天守全萬物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解
縛而後為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
問心之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祖臻
可持此往問之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
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南有
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
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滄山道人慕
詰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朽株
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之入石霜適遭
一吼凡聖情盡參承咨決徹佛徹祖行住坐臥亘古亘

今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十聖
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
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
雪難為賞音維黃龍罷參之客必遣之曰百鍊真金直
須入翠巖鑪鑪金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岩
室中之句以接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為真點胸者蓋
同門數老雖目視耽耽文采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
實不解石霜上樹之機耳各夢同牀不妨殊調冷灰爆
豆聊為解嘲云耳

雲居祐禪師語錄序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乃至
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固知釋

迦老子不會祖師禪今有人灰頭土面而種種光明遍
照卑濕重遲而進道猛利超過百萬阿僧祇劫哆哆如
味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跛跛挈挈而十二
時中遍徃十方國土調伏衆生如來油花脫子全無用
處不可是超佛知見倒用如來印也此語若傳山北山
南必且懷疑起諍若問是誰但向道是雲居祐老子若
有人問言句內識此老子言句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
即言句不離言句對諸方說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
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并堂小空入室雖不結羨魚之網
烏鵲遷巢龍蛇避宅子湖狗口裏刺得手祕魔巖又下
有出身路所以鏡有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掛波句之
遊本自無滄若人信得及萬株杉裏方藏影若信不及

五老峯前又出頭此老子是無為無事人何須鄙夫百
千偈贊諸人還會麼巨鼇莫戴三山去五欲蓬萊頂上
行

六為詰禪師語錄序

詰禪師烹佛祖鑪鍤十地鉗椎坐大為山孤峯萬仞
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威取
毒龍於生死海底擊毒塗鼓死却偷心傳法蝮蛇命與
雪山藥吐却空中密語野孤涎若相如之璧無瑕不但
二十五城十方一契盡為祖業驢負鱗魚羊蒙虎皮來
者崢嶸皆納敗闕向為山去者合如是去從為山來者
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山中生二虎其一為黃蘗南其
一為翠岩真黃蘗之虎乳數子皆哮吼一方弭伏百獸

而翠岩之虎生一變是為詰禪師余不能盡贊其通而
以印於余心者書之為山語錄之後後世僧中有董狐
深知正法眼藏之樞紐能持直筆使雅頌各待其所以
將有取於斯文

翠巖悅禪師語錄後序

翠巖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漈方
知鐵石霜崖強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自提三印正宗假
令古佛出須下一椎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泐潭死
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黃蘗
看儂兩著雖天下基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點
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道人擬欲全提且救取無為
居士

福州西禪暹老語錄序

佛以無文之印密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初
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符證
印空同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為二祖鑄印
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捧如雨點付與臨濟天下
雷行此印陸沈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字典要號為
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蓋亦如蟲蝕木窠
土相當偶成文爾若以為不然者今有具世間智得文
字通者自可閉戶無師讀書十年刻菩提印而自佩之
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怡山
暹老初寄瓶鉢於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致於
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與之團蒲曲肱於
二年矣暹之徒淨圓以其言向求子為序引予問淨
禪師以為其人有道心知子莫若父也聞予此言必不
驚也至於錄開堂升座之語以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
也

李大耕大獵字序

東川李任道名其二子曰大耕大獵任道務學之良師
求益者之畏友也以道耕而困無積粟以德獵而庭無
豚肉故用楊子雲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者為之字
任道之命其子不在於富貴顯而在於道德可謂父
矣培翁字大耕曰無息大獵曰無待而說之曰咨尔無
息惟日行其所聞如恐不及咨爾無待不可道於人之
前者身弗行也然後可謂子子矣

宋完字序

夔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蹶葷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人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蹶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藏不以國挫志秦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摺紳先生于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摠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况市井之蹶曲巷之好頰上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不述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擊扁舟躡犍為略陵雲下郁鄰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石摹善工約以丹稜之麥三食新而畢作堂以字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遺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七

黃庭堅魯直

記十四

仁宗皇帝御書記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閩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忠州復古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河陽揚清亭記

東郭居士南園記

六雅堂記

松菊亭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
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
天德純粹無聲色豈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
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
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
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
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
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賈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
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
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竒變古垂衣拱手
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臣節
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深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
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
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
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
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土關
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
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其甲子有事於廟
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

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
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
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
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
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
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
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貧夫廉懦夫有立
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為
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
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
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
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彼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
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
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
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
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
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余損道之所作
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
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

安曹君登
子漸為令

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產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隕墮亦玉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来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為濫強有力者囂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

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上姝上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當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閩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狽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魯侯仲修仁

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
閩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
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
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
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
問名於江南黃某其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
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
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
後作賦詩以為魯侯壽故并記之

北冀州之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郡魯
民習懽忭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
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
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
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它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
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
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
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
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
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
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
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

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中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順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堙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夫

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鏡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
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
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益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陋塵
濛銖絲隅角黜閭烏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
牖通達便齋曲房兩亘寒暑并陰高槐風聽脩竹實
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
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
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
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賓
客之道源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
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
晝為吏續所埋沒不得出每雖親戚慶吊人情所不

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
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
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
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
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
知尾自其少時老茲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
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
天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
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
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

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
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
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
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
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
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
下邳曰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
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
焉紹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
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飽
飢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
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駮吏群諫

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錮
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來為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
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訪以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亦
寥無聞蓋士安即賜死而與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
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補遷故為
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六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嘍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
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
處所於是一花一行皆致於詩復其舊貫種嘉文數百
株移木連且一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
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
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致

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為二百七十
有九年在官者鯁鯁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
樂天之道事蕪沒歆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
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為遠郡守迺能慨
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
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
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為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刺
使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錄判將校事相關臨煩
言易生凡事難專於今戶始稱稱七萬刺史府官屢與
下所以病令以難云

今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
焉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月官資以能右
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款識今令陳適
用汝器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媿惡
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
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
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為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
民善去敗群者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歆考馬
君以來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
未暇以廬陵之難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為

縣二鄉之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產庸不登三十萬錢
以地產從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
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
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眺梁不為用決
訟失其情或慮累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為
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麪騰以百計蠅蠟以千
計則夷以長吏為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
獸駭而奏箚中矣至今得其人蕪垢爬庠民以按堵而
異時居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與文為黔州軍
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與文
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為一切
之政老於憂患故雖隔事彌亨而不倦轉舉以詔條

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擲不鄙夷其民子弟教
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與文愍
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
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余記之子產曰抑人有
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與文
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
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
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
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
不然此不特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軒走來謁記
於豫章黃庭堅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
山赤芝生澗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
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
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
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
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
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
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
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
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
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
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
予又竊恠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
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而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
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
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
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梧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不
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
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鷓鴣雀來自京兆
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
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
而微信奇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
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

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嶠澠不通昆為
政三年虎負于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
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
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
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
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傲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
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蓬蒿扇庖糞莢
紀曆懈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
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
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
其氣燄而取之異草米鼎使因是而發於民條但而
無倦已嘗讀於山將盡心於學斯非常之物不虛
其應且必受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
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
刻之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分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著
作郎知縣事鮮于身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
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
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十年來
者不嗣坳坦汙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
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
開園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
清名因其舊不梓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

民力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
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
民不吏賦吏茲輒得有距有鈎去其螟蟊麥禾既秋
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
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賓贊士子于食酒體
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華
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絕自
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
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
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溫退而伏於田里與

野老止

乃蓬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鉅不加於民而孝友

終於子弟文章之報鮮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
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而居類市隱也揔其地曰
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
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
過而視之土石磊砢繚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
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
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
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
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蘇王欽拱庭者也蟬蛻於市
朝之濁濁翳心亨之葉而乾涸之葦不能窺是矧儒之

僊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
樂性歛至靜則廡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
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
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茲鷄之羽逐
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
不能櫻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
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繼於慮而
後作者也我為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
才者數矣始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
言我將刻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尚其
一笑哉子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
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
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
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東郭之家素翁繁
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
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余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
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
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
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
離騷九歌安能咀嚙其意味闐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
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

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
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
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
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
身而已鍾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
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
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
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
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

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
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
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
舞乎乎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
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
樂以哉卹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
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絜然
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
時已哉金玉之為好貨怨入而恃出多藏厚亡它日以
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
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
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

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
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
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
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裛淵明
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